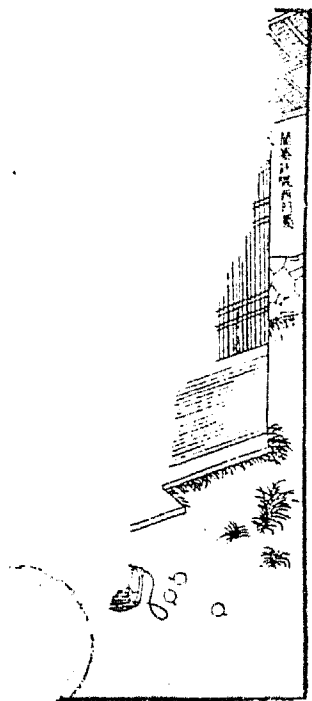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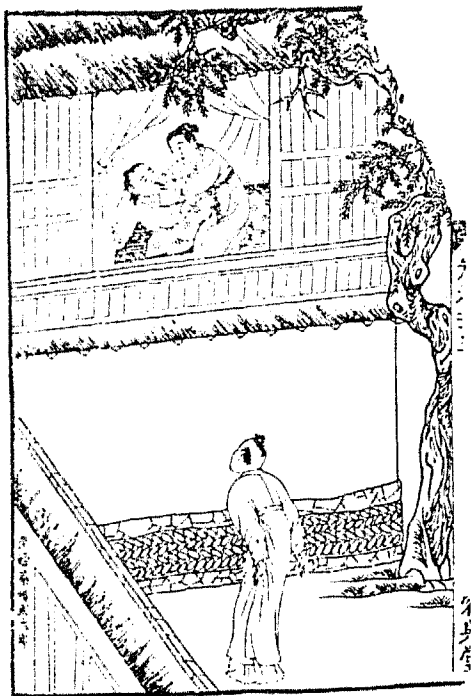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詩曰

可惟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查 亡身喪已皆

因此 破業傾資總爲他 半胸風流有何益 一般

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牆內 血污遊魂更可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

雪梨籃兒一逕遶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

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

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吃得肥了武大歇

切。非。中。的。
切。非。中。的。
切。非。中。的。

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糶些麥。稈一地里。沒糶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鵝鴨。那。里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你。怎地。棧得。肥。胳膊。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舍。烏。糊。猴。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裡。歇了。擔兒。拿。

小
孩
口
中
出
真
思

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旋酒請鄆哥吃那小廝又
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
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
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
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
脰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脰脰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
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
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裡和武大娘子勾搭上
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
王婆老豬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
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激你時你須不

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湏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湏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干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

得窩盤他些箇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

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

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

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

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

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

去了便覓過王婆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

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郇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

道如何郇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

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遭回來郇

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你便送入去武大自把擔兒

寄了不在話下

虎有俵兮烏有媒 暗中牽陷恣施爲 鄆哥指許西

門慶 他日分屍竟莫支

要他
活那

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
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
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
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
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
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
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了跌倒却
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

起右腳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裡撲地墜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裡一直走了郓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撇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盥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揜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頰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没人來采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

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湏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肯。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楚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水甯。裡說道。苦也。我湏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花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

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大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山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娶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好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裡便好

真
咄
咄

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
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
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放怎地
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
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目大官人娶
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
道乾娘此計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湏下死工夫罷罷
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里這是斬草除根萌芽
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
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的謝我西門慶
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証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難逃天

地眼 武松還砍二人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
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
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
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痛藥裡待他
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
轉時心然腸胃逆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
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
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
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

這箇是
子倒長
老子

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
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
壁子我自過來揀撥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
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
爲細末把與那婦人拿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
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
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
時間不是了乞那廝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腳我問得
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
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
亦不提趕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

來王婆家裡坐地。那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裡吃了，倒頭把一兩牀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裡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拏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裡，却合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叫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充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

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
要他醫治得病骨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
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
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
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
後扯過兩牀被來匹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
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
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
緊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鬆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剛
刀亂棍痛剮剮煙生七竅直挺挺鮮血模糊渾身冰冷

口內涎流牙關緊咬三莧枉赴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鬼

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剛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
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
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
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
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
婆道有甚麼難處我替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昏
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擲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
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
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荅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

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哭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遶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呼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須得你說費心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發

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黥起一對隨身燈隣舍坊廂都來吊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患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得自安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見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

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已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十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者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延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兩箇吃了一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裡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

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
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便
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
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
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
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簡別不多言何九
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
叔不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才
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吃了幾杯西門慶呼
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舖裡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
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洩漏改日別有報效分付罷

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驗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個火家在門前伺候何九叔問道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抽夫心疼症候幾日子便休了撒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裡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

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搥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萬着兩點唇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這回文字種種逼真，第書王婆易畫，武大難畫。武大易畫，鄆哥難。今試看眼着鄆哥處，有一語不傳神，寫照乎怪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窮哥大鬧投官廳



水滸傳
武松醉打西門慶

卷之二十一



宋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六

第二十六回

鄆哥大鬧授官廳

武松鬧殺西門慶

詩曰

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因緣是惡因緣。癡心做處人

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野草閒花休采折，貞姿

勁質自安然。山妻稚子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衆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
是中中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
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個火家使扇板
門一選。」擡何九叔到家裡，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

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閒時曾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請我去吃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模樣我心裡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簷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没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撥蜂剔蠍待要胡廬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剛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

何九叔

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去紫石街挈武大捉姦開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歸來出殮這個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蹊蹺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大証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你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

要停當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人殮停
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口便
出殯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
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
力攛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
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
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
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裡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裡
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没事了何九叔
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棉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
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

把紙錢燒了，就揀撥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揀撥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齊堂裡去相待眾隣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揀兩塊骨頭，揀去側邊，拿去撒骨池內，只一浸着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齊堂裡和闖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裡。眾鄰舍回家，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個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裡。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桶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經幡、錢、梁、金、銀。

鏡采繒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
比先前在王婆房裡只是偷鷄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沒
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家
中大小亦各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
有敗有首鷓鴣天單道這女色正是

色胆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纏繆只思當日同歡慶
豈想簫堵有禍憂貪快樂恣優游英雄壯士報冤仇請

看褒姒幽王事血染龍泉是盡頭

扇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熱了却
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
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

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開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求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個月去時，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襪，戴了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吃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簫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

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
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那婆娘
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遶後
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
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里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艷
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
忙去面盆裡洗落了胭脂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
鬚兒脫去了紅裙綉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
啣啣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
得甚麼症候吃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

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吃過醫治不得死了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只得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隣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裡來開了鎖去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

麻線繫在在腰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
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了個上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
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
開了門武松叫上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
燈燭鋪設酒肴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
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
你若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
仇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武松放聲大哭哭得那一
家隣舍無不恓惶那婦人也在裡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
飯酒肴和上兵吃了討兩條席子叫上兵中門傍邊睡武
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

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復去睡不着看那土
兵時鈎鈎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扒將起來看了那
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特正打三更
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
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
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那冷氣如何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烈如煞氣
透肌寒昏昏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
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動引魂旛

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
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細

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交
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土兵時正
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
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裡不題等天
明却又理會天色漸明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
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
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
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吃
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裡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
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
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

恁地且去縣裡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土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土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土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纏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忤脚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里有句話閒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裡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

武二叔
武二叔
武二叔
武二叔
武二叔

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裡已猜八九分量
酒人一面篩酒武松便不開口且只顧吃酒何九叔見他
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
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盃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颯地掣出
把尖刀來插在卓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
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抖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
對何九叔道小子龕踈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
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便不干涉
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錯我這口刀
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間言不道你只
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

不
得
不
直
說

住脰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去袖子裡取出一個袋兒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兒便是一個大証。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裡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証見何九叔道。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裡吃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公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裡。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

何九叔
武松道
武松道

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裡。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証。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聞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二郎去茶坊裡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倘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

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入鞘藏了笑還酒錢便回何九叔望鄆哥家裡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裡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虫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贖我却難相存你們吃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鄆哥你把去與老爹做益壽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扎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

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終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
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
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
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
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里沒
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和賣炊餅
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聽
得了這話。一逕逩去尋他。耐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放。我
入房裡去乞。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
暴直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
大郎說與他。備細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

插。孫。小。
如。此。

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裡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鄆哥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裡，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吃我先把籃兒搬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吃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逕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

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那哥道便到官府
 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吃了還
 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
 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証一証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
 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見武大被西
 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証見要相
 公做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那哥口詞當日與縣
 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
 得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
 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
 賊見賊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

好知縣

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裡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常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裡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裡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嗇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全方

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
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
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吃留在房裡相等一等
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
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有上張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
猪首一隻鵝一隻鷄一担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裡
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
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着他怎的武松叫道嫂
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且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
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隣舍街坊
我今日特地來把盃酒替嫂嫂相謝衆隣那婦人大刺刺

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
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
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
一個土兵後面盪酒。兩個土兵門前安排卓凳。又有兩個
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
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
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盃菜酒。休得推故。
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
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
吃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隣開銀
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

松拖住便道。一盃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舖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搬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隣都在那里了。不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裡。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問道。有些懸。那里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吃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吃盃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

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是微禮便請到家老兒吃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似監禁的一般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隣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櫪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開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隣休怪小人麤鹵胡亂請些個衆隣舍道小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是微禮衆高隣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盃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

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吃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盃酒前後共吃了七盃酒過衆人却似吃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宴只見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盃盤少間再吃武松抹了卓子衆隣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隣在這里中間高隣那位會罵字姚二即便道此位胡正卿極罵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佛來官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母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隣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只見

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目睜口呆周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休怪不必乞驚武松雖是兇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寬有仇報仇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個証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酬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松便償他命也不妨與隣舍道却吃不得飯了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猪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那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脫查了插在卓子

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隔桌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子上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只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卓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脰騰騰抖着道小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與我無干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去你不說時我先鬪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弊兩弊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

唯得此書
此書之
道一
是二
之天

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武
松唱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
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
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
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再叫他說却叫
胡正卿寫了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
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
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
叫四家隣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士兵解胳膊來背剪卻
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裡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
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

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仇雪恨叫土
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
揪倒來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
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裡銜着刀雙手去幹開
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係供養在靈前查一刀便割下那婦
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隣舍吃了一驚都掩了臉見他兇
了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懷上取下一床
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措了刀插在鞘裡洗了手唱箇喏說
道有勞高隣甚是休愁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
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
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個

土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遶西門慶
生藥舖前來看著主管唱個喏大官人宅上在麼主管道
却終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
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武松
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道都頭在土小人
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
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里主管道却纔和一個相
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吃酒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
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逕遶到獅子橋
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
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裡吃酒武松一直

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憲眼裡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慣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吃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踏上窗檻，要尋走路。見下面街跳不下去，心裡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卓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逃人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

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裡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裡便不怕他右手虛燕一燕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裡打來却被武松略躲箇過就勢裡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拌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鬼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裡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吃了一驚武松伸手去登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窻子外渾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裡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

做一處提在手裡把着那口刀一直逵回紫石街來叫土
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妙把那碗冷酒澆奠了
說道哥哥魂靈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仇殺了奸夫
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隣下來把那
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隣
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箇那四家隣
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
這幾句話來有分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直教英雄相聚
滿山寨好漢同心赴水注正是古今壯上談英勇猛烈強
人仗義忠畢竟武松對四家隣舍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
回分解

李和尚曰。武二即殺此奸夫。淫婦妙在從客。次第有條。有理。若是一竟殺了二人。有何難事。若武二即者。正所謂動客。周旋中禮者也。聖人聖人。又曰。我道周公尚非弟弟。武松方是弟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六 終



母在又孟州
道賣人肉

武都顧十字
投遞狀書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詩曰

平生作善天加福 若是剛強受禍殃 舌爲柔和終

不損 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州杵北秋到多零落 松柏

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 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

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小人

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

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

春○寒○心○

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裡首告休要管小人罪重只替小人從實証一証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運投縣裡來此時開動了一個陽谷縣街上看的人不記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子子和兩顆人頭放在堦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回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証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件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

可知保固
壇松保固
武松保固
今武松保
此的武松保
如武松保

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
身屍明白填寫屍单格目回到縣裡呈堂立案知縣叫取
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
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
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
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
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
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聞毆一時殺
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聞毆互相
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聞殺身死寫了招解送文書
把一千人審問相同讀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

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谷縣雖然是個小縣分到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開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成向金鑿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衙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

韋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慷慨
文章欺李杜賢良方政勝龔黃

且說東平府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
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谷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
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
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
枷枷了下在牢裡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
事都監死囚牢裡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
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
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
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

天理何
得漢法

快心

牢裡自有幾個士兵送飯西門慶妻子羈管在里正人家
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有義的烈漢如常差人看覷
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陳
府尹把這招菜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
使個心腹人賚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
辦那刑部官多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
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立主謀故武
大性命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
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
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仇聞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
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

快心保
緊心保
女心保
界心保
得心保

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降令。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鉄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裡。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剛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裡。

乞了一副話裡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隣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自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運取路投孟州來那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個武松見他兩個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個公人吃話休絮絮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

當天爍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兩個公人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吃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遶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着溪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里不有個酒店離這嶺下只有三五里路那大樹邊廂便是酒店兩個公人道我們今早吃飯時五更走了這許多路如今端的有些肚飢真個快走快走三個人遶下嶺來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你此去孟州還有多少路樵夫道只有一里便是武松道這里地名叫做甚麼去處

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個公人一直遶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
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窗檻邊坐着一個
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髮
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
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大雅文指搽一臉胭脂鉛
粉散開胃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見那婦人
如何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
轆軸般蠢全腰肢棒槌似桑皮手
脚厚鋪着一層膩粉
遮掩頑皮濃搽就兩
暈胭脂直侵

亂髮紅裙肉斑爛，裹肚黃髮邊皎潔。金釵釧鐲牢籠魔。
女臂紅衫照映夜，又精好標致。
女人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個公人和武松入來，那婦人慌忙便道：萬福。三個人入到裡面，一付柏木卓幾，座頭上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了腰間膝膊脫下布衫。兩個公人道：「這里又沒人看見，我們耽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吃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卓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窓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

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筭錢還你那婦人道
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二三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
嘻嘻地笑着入裡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
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
饅頭來放在卓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吃武松取一個
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
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里有人
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自來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
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
誰敢那里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
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

作家預
選家預
有美果

頭。簡。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
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
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落。那
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
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
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吃。幾。碗。了。去。後。面。樹。下
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裡
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要。他。武。松。又。道。
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的。請。我。們。吃。幾。碗。
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
越。渾。越。好。吃。那。婦。人。心。裡。暗。喜。便。去。裡。面。托。出。一。盞。渾。色。

酒來。武松看了道：「這酒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吃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嘗看。」婦人自忖道：「這一個賊醜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吃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裡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個公人那里忍得飢渴，只顧拿起來吃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吃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嚶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人勳。」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疆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那婦人笑道：「着了。」

你好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腳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見裡面跳出兩個蠢漢來先把兩個公人扛了進去這婦人後來卓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捏一捏看約莫裡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目饅頭齧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裹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那里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了見這兩個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烏男女只會吃飯吃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烏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那婦人一頭說一面先脫去

了綠紗衫兒解下了紅綃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
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
來當胸妙前攙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
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兩個漢子急
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
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里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
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
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
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妙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
紗四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腰繫着
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鬍鬚年近三十五六

有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有○誤○要○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是

自古嗔拳輸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降伏兇頑母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個也具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休怪那婦

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裡
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
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在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
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
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
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
老搶出去和他廝併鬥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
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
帶小人歸去到城裡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
小人做了女婿城裡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
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此藥

如此度
也

汗藥與他吃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
肉做餡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裡賣如此度日
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
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
孫二娘他父親歿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輩綠林中有名他
的父親喚做山夜叉孫元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
誰想得遇都頭木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
第一是雲遊僧道他又必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
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
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
個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綉

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里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裡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剥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坊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個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信了一個頭陀就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有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個箍頭的鉄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都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

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戕
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裡嘯響小人只恨道不
曾救得這個人心裡常常意念他又分付渾家道第二等
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
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廝們你我想
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
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裡頭
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
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母夜叉
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
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

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裏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拿住甚是衝撞了嫂子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裡坐定武松道兄長然是恁地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稱贊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

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開了孟州城關動了安平寨倚八九分美酒神威仗千百斤英雄氣力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顛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贄曰義氣事不可不做你看武松殺了奸夫淫婦知府知縣并一切上上下下的人那一箇不爲他緣何衣冠之中反有坐視其家之醜甚至對人喜談樂道也嘗欲借武松之手以刃之未及也又曰孫二娘武二郎却好是一對敵手竄得張青還不相配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終



花思穠齊快活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八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詩曰

功業如將智力求

當年盜跖合封侯

行藏有義真

堪羨

富貴非仁實可羞

鄉黨陸梁施小虎

江湖

任俠武都頭

巨林雄寨俱侵奪

方把平生志願酬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反比及都頭去

牢城營裡受苦不若就這里把兩箇公人做眷且只在小

人家裡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

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

武二
是酒
子
人

把着
着
不

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却使不得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跟前又不曾道箇不字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來不可害了他性命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撻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扒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裡這家甚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吃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去宰殺雞

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卓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鑛鉄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里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負義

留○足○銀○
子○轉○來○
買○酒○吃○
何○如○

的你只顧吃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里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五年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賚發兩箇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送了兩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和公人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

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來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裡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裡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里包裹裡若有人情的書信併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没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狠狠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冤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

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裡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徒武松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湏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谷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道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里貓兒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倒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金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哩倒把我發回陽谷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管相公說了必然害

眞是好
男子

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里說言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單身房裡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裡又不走了大呼小唱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管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箇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管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兇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兇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痴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

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拏起棍來却待
下手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
十四五年紀白淨而皮三柳髭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
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
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
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
酒也吃的肉也吃的飯也吃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
途中得病到這里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
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
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
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

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裡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先送在單身房裡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曾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和些臭鰲魚來與你吃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裡去把索子緹翻着一牀乾藁薦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顛到豎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箇換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緹了却把一箇布袋盛一袋黃沙將

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
袋壓殺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
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箇
軍人托着一箇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
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
在這裡武松看時一大鑊酒一盤肉一盤子麪又是一大
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却來對付
我我且落得吃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
把肉和麪都吃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
裡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
只見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

世。上。有。如。是。此。報。之。身。以。唯。

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里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
銚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
忖道。吃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箇
飽鬼。落得吃了。恰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碟。回
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
桶。一箇提了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
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
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
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
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箇便把藤篋紗帳。將來挂起。鋪了。
藤篋放箇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

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
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
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
口水漱了口又帶箇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上髻
子裹了巾幘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
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道由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吃
了武松吃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
人來請道這里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裡安歇搬茶
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
便來收拾行李被卧一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裡來到
前面一箇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

處供拾
處學平
得變化
好文字
好文字

都是新安排的卓幾什物。武松來到房裡看了存想道我
只道送我入土牢裡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
好生齊整。

定擬將身入土牢 誰知此處更清標 施恩暗地行

仁惠 遂使生平夙恨消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大盒子入來。手裡提着
一注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
又有許多蒸饅兒。那人便把熟雞來。搯了。將注子裡好酒
篩下。請都頭吃。武松心裡忖道。由他對付我。我且落得吃
了。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涼歇息。武松
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

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
罷行出寨裡來閑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擔水的
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裡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
那里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
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
們撥在這裡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
熬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裡求生不得
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
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是插那天王紙
旗的約有四五百斤武松看在眼裡瞥回房裡來坐地了
自存想只見那箇人又搬酒和肉來話休絮煩武松自到

那房裡住了三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吃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裡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荅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管相公家裡梯已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管相公的家裡小管管教送與都頭吃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管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管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箇鳥悶葫蘆教我

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穩你只說與我
你那小管管是甚麼樣人在那里曾和我相會我便喫他
的酒食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
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管武松道莫不是
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管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
老管管相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吃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
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小管管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
都頭武松道却又蹺蹊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
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
你那小管管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
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

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
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你的那人道
小管管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
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管出
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里肯去武松有些焦燥
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
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
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
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
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
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

正要拜識威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
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
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
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
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驚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
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
得告訴因爲兄長是箇大丈夫眞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
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路遠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
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
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
害了三箇月瘡疾景陽岡上酒醉禪打翻了一隻大蟲也

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
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
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没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
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恐怕有四
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
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
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管同來都
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慣
了那里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
松笑道小管管也信真箇擎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
擎一擎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裡把那箇

好形容

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
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
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
不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
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武松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
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
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
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同說知有甚事使令我
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
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言兒女像攔倒恁地不
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真漢子松也替你去幹

若是有些詭佞的非爲人也。那施恩义手不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頭出那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來，奪一個有名的去處，襯翻那厮盖世的英雄。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脚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方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這裡形容武松逼真英雄，比景陽岡上打虎差得多了。又曰：士爲知己者死，設令今日有施恩者，一如待武二郎者，待卓吾老子，卓吾老子即手無縛雞之力，亦當爲之奪快活林打蔣門神也。不知者以爲爲口腹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八